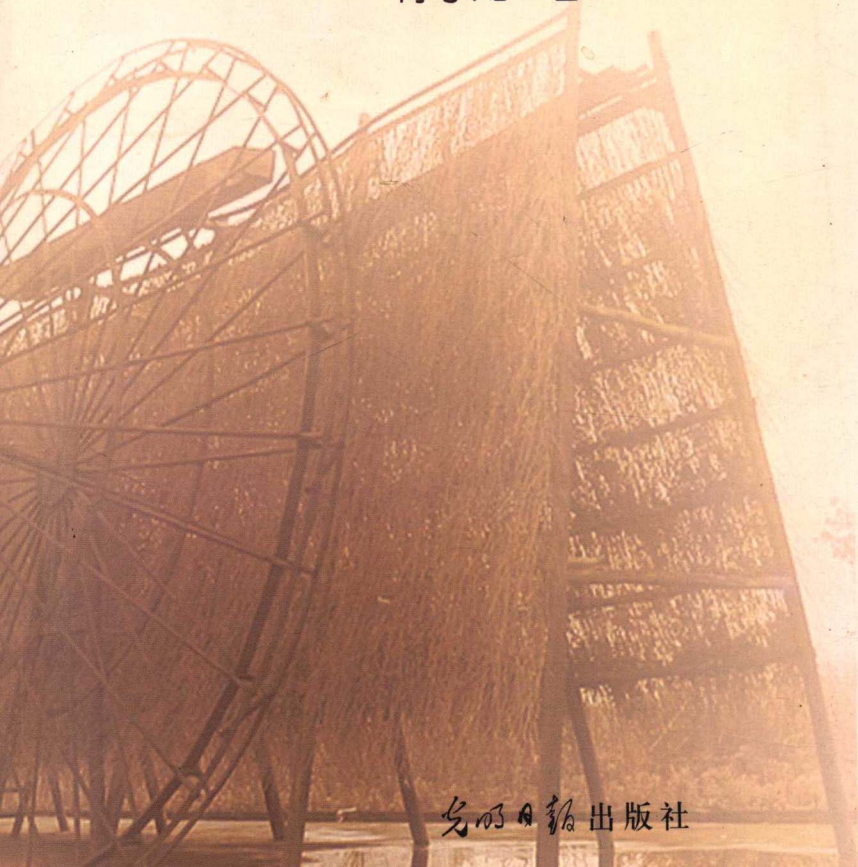


卓筒井传奇

ZHUO TONG JING
CHUAN QI

陈学知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卓筒井传奇

ZHUO TONG JING
CHUAN QI

陈学知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卓筒井传奇/陈学知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12. 12

ISBN 978-7-5112-3879-5

I. ①卓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6200号

卓筒井传奇

作 者: 陈学知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曹 杨

封面设计: 熊 瑶

责任校对: 姜 燕 姚肖霞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5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2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3879-5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这天，盐婆在坡上捡柴，烈日仿佛把全部的热力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，毒毒地烤晒着她，汗水从她的每一个毛孔里涌出，湿透了她的衣衫。盐婆忍受着酷暑，拉着树枝爬上山冈，坚持着继续捡柴。突然，一阵心慌朝她袭来，她两眼一黑就人事不知地滚下了悬崖。

盐婆觉得自己张开翅膀在飞翔，飞向了远方，飞到了从前，见到了她的阿山——盐婆出生在蜀南一个少数民族部落，她的父亲是族长，这个部落世代依靠祖先传下来的“神井”取卤熬盐为生，长期开采导致了深层卤水资源逐渐枯竭。面临着盐卤枯竭的危机，族长带领全族的人虔诚地跪在“神井”前求拜祖先恩赐卤水，以维持族人的生命。但他们跪了一天又一天，跪了一月又一月，跪了一年又一年，他们的双膝跪硬了，跪僵了，跪破了，那神井里仍然没有浸出一点盐卤。族里的人因严重缺盐，一个个倒下，一个个死去。族长看着一幕幕惨剧，仰天长啸，仰天痛哭。盐婆的母亲也陪着落泪。盐婆不知道该怎么劝父母。

那时盐婆不叫盐婆，她叫阿鸽，她美若天仙，她如花似玉，可爱如鸽。她和族里的阿山正在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他们白天和父辈们一起虔诚地跪在“神井”前求拜祖先恩赐盐卤。夜里，他们手牵着手漫步在田间小路上，漫步在山间小路上说着恋爱的话语。他们的恋爱丰富多彩，他们的恋爱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他们的恋爱被甜蜜填得满满实实，他们的恋爱被纯情填得满满实实，他们的恋爱被幸福填得满满实实。有时他们会靠在树上说一些情话，有时他们会坐在草地上憧憬未来，有时他们会躺在菜花地里看天上飞翔的鸟儿，有时他们会双双爬上树去摘果子，有时他们会在地里和山路上相互追逐。人人都知道这是幸福的一对，人人都知道这是天生的一对，人人都为他们祝福，人人都羡慕阿山——族长没有儿子，阿鸽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，将来阿鸽

与阿山结婚后，族长的位置就是阿山的。

可谁也没有想到不幸却突然降临在了他们的头上。盐的短缺日渐严重，族里的人跪拜井神不起作用，便找来巫师。巫师舞神弄鬼地搞了几夭，算出是青年阿山违逆了祖宗、触犯了井神，致使部落断卤缺盐。族长是一族之长，全族人都要吃盐，都需要盐，没有盐所有的人都会患软骨病而死去。井神是赐盐给他们的神灵，谁触犯了井神谁就得死。他不能为了女儿的幸福而毁了全族人的生命。他不顾女儿的再三哀求，当机立断地宣布从祖谱上抹去阿山的名字，判他死罪。这对于阿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她不顾一切地要救出她的恋人阿山，父亲把她关在屋里，她把窗子打烂，从窗口跳出，被父亲发现拉回去，用绳子捆在木椅上，她便和椅子一起倒在地上，艰难地爬行着，四处寻找着割绳子的铁器。但是没有，她的房间里什么铁器也没有，她急得心都要炸了，她求母亲放她出去，母亲不敢，只把她从椅子上解了下来，不肯解她手上的绳子。母亲摸着她的头，劝她放弃救阿山的想法，劝她想开些，劝她不要伤心，他们保证以后给她找一个比阿山强的男人。阿鸽不听，阿鸽的心里只有阿山，她要救阿山，死也要把阿山救出去。有天晚上，她看着满满的一碗饭发呆，她几天都没有张口吃饭了，突然她对母亲说她要吃饭，母亲见她要吃饭便高兴地把饭碗捧在她的面前喂她。她吃了几口就对母亲说你放在我面前，等一阵我想吃了再喊你。母亲以为女儿想开了，便放心地出去了。但很久都不见女儿喊她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便走过去看，饭碗打坏了，成了几块瓦片，饭撒满一地，捆绑女儿的绳子无力地躺在地上，女儿不见了。

阿鸽用碗的碎片割断绳子后，翻窗逃了出去，拼命地朝关阿山的神庙奔去。夜已经很深很静，看守阿山的人已经深深入睡。阿鸽悄悄地潜入进去，解开阿山手上的绳子。

阿山以为再也见不到阿鸽了。几天的监禁，临近的死亡对于他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他一点也不畏惧，他怕的是再也见不到阿鸽。这几天来他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思念的痛苦。现在一见到阿

鸽，如获至宝，他紧紧地拥抱着阿鸽，狂烈地亲吻起来。

两颗心被打开了，两个身体融化了，久久地，久久地融合成一体。

强烈的爱情，强大的幸福感让他们忘记了死亡的逼近。一只猫跳过来，咪咪的叫声惊醒了这对恋人。阿山松开阿鸽，惊恐地说：“你快回去！你不能救我，你救了我就是犯死罪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能违反族规。我不能让你为救我而犯下死罪。”

阿鸽说：“阿山你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你！我必须救你出去！犯死罪怕什么！”

“阿鸽你不能这样！我不要你这样！你快出去，你快走！”阿山一边推着阿鸽一边说。

“阿山，你比我的生命都重要你知不知道？阿山我不可能不救你！我不可能让你死！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阿山被阿鸽深深地感动了，他停止了往外推阿鸽的动作。

阿鸽再次拉起阿山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一起逃吧。”

阿山跟着阿鸽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松开阿鸽的手，他实在不忍心连累阿鸽。她是他的心肝，她是他的生命！他的阿鸽还这么年轻，还这么美丽，他不能让她和他一起被处死。他说：“鸽子鸽子你清醒点，从古至今谁从头领手下逃出去过？鸽子你别做傻事，你快回去吧我亲爱的鸽子！鸽子，我们今生无缘，下辈子……”阿山说不下去了，他的心被痛苦撕裂着，离别的泪水再次从阿山的眼里涌了出来。

阿鸽怎么会停止救阿山呢？她和阿山是一体的，阿山活她就活，阿山死她就死。这是她心中不可摧毁的信念。这是爱情的信仰，这是爱情的定义，这是爱神的指令！她再次拉着阿山的手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：“阿山，我们是连体婴儿！我们谁也不能丢下谁，谁也不能离开谁！”

阿山身不由己地跟着阿鸽一起跑。跑到一个山坡上两人累得跑不动了，就歇了下来。

阿山说：“我们往哪儿逃？”

阿鸽说：“逃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阿山说：“这样很苦很累的，你受得了吗？你还是回去吧。”

阿鸽说：“再苦再累我也愿意跟着你。”

阿山说：“族长会带着人来追我们的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”

阿鸽说：“不怕。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。阿山，我还要为你生儿子呢。生很多很多的儿子。”

阿山笑了，搂着阿鸽说：“我要你生女儿，生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儿。”

两人正说着山下就出现了无数个火把。两个人慌忙站起身。阿山拉着阿鸽拼命地跑，他们朝前跑，前面有人堵着，他们朝左边跑，左边有人拦着，他们朝右边跑，右边的火把越逼越近。后面是悬崖峭壁，他们无路可走。这可怎么办？看来是逃不出去了。

三面的火把越来越近，就像索拿他们魂魄的催命鬼。阿山紧紧地拥抱着阿鸽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阿鸽依偎在阿山的怀里感到无比的幸福，感到无比的温暖。她说：“阿山，我们跳崖吧！”

阿山流着泪吻着阿鸽说：“你不能死，你这么年轻，你这么美丽。”

阿鸽噙着泪，深情地看着阿山说：“阿山，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们一起跳崖吧！我们不能一起生，我们就一起死吧！”

阿山含着泪深情地吻了吻阿鸽，然后紧紧地拥抱着阿鸽，他不忍心让阿鸽与他一起跳崖。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回到头领的身边，你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他不会处死你的。”

阿鸽流着泪说：“不！阿山，我要和你死在一起！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！”

阿山的泪像山洪暴发一般地倾泻而下，他说：“鸽子，我的鸽子，我不忍心让你死！你不能死！我要你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阿鸽的泪如春雨一般地洒落着，她解开衣服，露出雪白而又饱满的奶子说：“阿山，你再摸摸它吧！你再看看它吧！你再吻吻它吧！你摸了看了吻了我们就一起跳下去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

过日子。”

阿山流着泪轻轻地抚摸着那对属于他的奶子，爱怜地、深情地亲吻了一下，然后用衣服把它严严实实地遮上。阿山再次深情地吻了吻阿鸽，吻了吻他深爱着的鸽子，然后用祖传秘决点了阿鸽的穴位，让阿鸽静静地睡几个时辰。他把熟睡中的阿鸽轻轻地放在草地上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她盖上，借着残缺的月光在山冈上采了几朵野花放在阿鸽的身上。这是他最后一次给阿鸽采野花。阿鸽最喜欢阿山给她采野花。阿山的心再次被离别的痛苦摧残着，撕裂着，他含着泪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阿鸽的脸，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阿鸽的头，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阿鸽的脸，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阿鸽的唇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

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！痛苦摧毁了阿山的五脏六腑！

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恋人的生死离别！

天上被时光吞噬了一半的月亮，露了一会儿残缺的脸，又被乌云所笼罩。火把围了过来，像要烧死这对恋人似的。阿山再次抚摸了阿鸽的头，再次亲吻了阿鸽的脸，然后起身退到悬崖边去，借着火把的光看着族长说：“头领，逃跑全是我个人的主意，我错了！我不该带着您的女儿逃跑。我罪该万死！在我临死前请您答应我一个请求：请您不要为难阿鸽，她是无辜的，她是上天赐给您的女儿。您要好好待她。只要您好好待她，我会在九泉之下为你们找盐的。”说罢含着泪再次依依不舍地看了看阿鸽，看了看他的鸽子，然后纵身跳了下去。

阿鸽被抬回家去，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，当她得知阿山一人跳崖身亡的消息时，她的五脏六腑全都被摧毁了。阿鸽禁不起强大的痛苦病倒了。母亲每天都守在她的床前，劝她，说要给她找个比阿山更好的男人。阿鸽不听，她每天以泪洗面。阿鸽的心随阿山去了。阿鸽打定主意等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就去找阿山的尸骨，她要把阿山抱在怀里，永远抱在怀里。

阿鸽刚能下床走动，她就按捺不住那颗找阿山的心，夜里等父母一入睡就悄悄地溜了出去，她一步一步地，非常艰难地朝悬

崖走去，天黑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她摔了一跤又一跤，她的脸擦破了，她的手摔伤了，她不管，她继续往山上走。由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，短短的一段路她走了一个晚上，直到天亮才走到悬崖边，但找遍了也没有找到阿山的尸体。

阿山到哪去了呢？难道有人把他弄走了。不可能。违反了族规的人没人会管，没人敢管。

他没摔死！一阵狂喜涌上心头。她四处搜寻着，发现泥沙上有脚印，还有血迹。她仔细一看，是他！是阿山的脚印！她顺着脚印找寻着她的阿山，她走过了许多山沟，翻过了许多山坡，没有脚印的地方她寻着血迹走，没有血迹的地方她凭着感觉走。她坚信她的阿山还活着，她坚信她一定能够找到她的阿山。走饿了她就采野果吃，走累了她就躺在地上睡觉。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一月一月地过去了，一年一年地过去了，但她仍然没有找到她的阿山。因为长时间吃野果，没有补充盐，阿鸽的头发白了，双腿无力，行走非常艰难。

有一天她走到一个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，双腿软软的，站也站不稳，她瘫坐在山冈上半天都站不起身。一个担柴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时关心地问她怎么了？她低头不语。男人再问时，她的泪水就出来了。男人放下柴，看着满头白发的她关切地问：“老人家，您遇到什么难事了？”

阿鸽不抬头，只是低头落泪。

男人低下头去看着她问：“您哭什么？”

阿鸽只是哭不回答他。

男人说：“您如果遇到难事了就去求观世音菩萨吧。观音菩萨三姐妹，大姐住在南海，二姐和三姐都住在我们这里。”

阿鸽一听这里住得有观世音菩萨就抬起头来，双眼充满着希望地看着男人问：“灵吗？”

男人诧异地看着阿鸽的脸，她原来不是一个老太婆，她大概不到二十岁吧。她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呢？

阿鸽见男人定定地看着她，红着脸慌忙扭过头去看山冈上的

竹子。

男人改口道：“妹子。你遇到什么难事了？”

泪水再次涌出了阿鸽的双眼。

阿鸽回过头来再次看着男人问：“求观世音菩萨起作用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起作用，肯定起作用。”

阿鸽说：“大哥，我在找阿山，我找了他几年了都没有找到，你说观音菩萨能帮我找到他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能。”

阿鸽似信非信地问：“真的灵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灵。真的很灵。我这个人不说假话。”

阿鸽没有完全相信男人的话，她坐在地上看了一阵山湾里的景色，然后想起身走，不料全身一点劲也没有。她无力地靠在一棵柏树上。由于疲劳过度，没多久她就睡着了。她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她梦见观世音菩萨对她说：“阿鸽，你就在这里等阿山吧，你一定能等到他。”

阿鸽相信了这个梦，于是找了一个岩洞住下来。

阿鸽住下来，以捡柴为生。人们见她满头白发，便叫她盐婆。

第二章

冥冥中她看见阿山在山的那边向她招手，她激动万分地朝他奔去，她费尽全身的力气跑呀跑，跑了许久许久才跑到阿山的面前，但阿山却腾地一下飞上了天空，像一朵云彩一样飘飘然地走了。盐婆哭喊着阿山的名字醒了过来。盐婆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山沟里，想了想才知道自己从山上摔了下来。她爬起身来，还好她摔在了一堆泥沙上，全身上下好好的。盐婆仰起头寻找着上去的路，忽然发现岩缝中有一股山泉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流，她正口干舌燥，哪里见得水，跑过去用手捧起水就喝。奇怪的是这股泉水与其他水不一样，味道是咸的，喝下去心里顿时就好了，口

也不再渴了，过一会儿腿也有力了。

从此，盐婆每天口渴了都跑去喝那股山泉水。

一天，盐婆又跑去喝那股山泉水，却突然听到一阵呻吟声，她走过去一看，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躺在地上。盐婆动了恻隐之心，蹲下身去关心地问。女人说不出话来，用手按着大肚子直呻吟。盐婆突然明白她要生孩子了。

盐婆爱怜地对她说：“我扶你回去吧。”

女人站不起来，阵痛越来越厉害，痛得她在山沟里杀猪似的嚎叫，疯了似的翻滚。盐婆第一次目睹了生命诞生的凄美与壮观！第一次目睹了母亲的付出与伟大！

触景生情，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几年过去了，她不知道她的母亲还好不好。她多次想回去看看，但她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她迷失了方向。为了找她的阿山她穿越了时空，穿越了无数个山坡，穿越了无数个丛林，定居在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“哇”的一声，婴儿宣告出生了。女人抬起头看见是一个男孩，脸上立刻绽放出了胜利而又幸福的笑容。她把婴儿抱在怀里，用一只沾满草汁的手拿起脐带，想用牙咬断，但牙够不着，就用割草的刀把脐带割断。然后站起身，朝盐婆笑笑。

盐婆怜悯地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爱惜自己？快生了还上坡割什么草嘛。”

女人说：“山里女人都这样，孩子不生在山沟里，就生在土地里。”

盐婆说：“你男人呢？”

女人说：“几个月前出去找盐，一直没有回来。昨天有人带信回来说他被海浪吞了。”泪水从女人的眼里涌了出来。

盐婆同情地说：“怎么会是这样。你别伤心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你现在是孩子的母亲了，你有孩子了。”

女人擦干眼泪，抱着孩子蹲下身去背草。

盐婆说：“我给你背吧，你刚生了孩子不能背这么重。”

女人说：“我们这里的女人都这样，生下孩子就干活。”

女人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血顺着她的大腿直往下流淌，流淌在地上，染红了一片泥土。

盐婆的心再次被触动了，她真心想帮助她，她弯腰去背草。但女人不让，女人不想麻烦盐婆。

盐婆有些急了，说：“你还在流血呢！”

女人说：“谁生了孩子不流血？这有什么。”

盐婆再次弯腰去端草背篓，女人把她推开，自己吃力地将一背草背了起来。盐婆看见她的腿直打闪闪，担心她把孩子摔着，忙说：“我帮你抱孩子吧。”女人觉得自己的头有点昏，脚有点发软，也怕把孩子摔着，便把孩子递给了盐婆。

盐婆抱着孩子跟在女人的后面，边走边看怀里的孩子。盐婆是第一次接触婴儿，婴儿那嫩嫩的肌肤，那特有的气息无不让她感到新奇，无不触动着她的心。瞬时，她的心里柔波四起，她禁不住低下头去吻了吻孩子的脸。孩子突然一挤脸，笑了。

盐婆的心绽开了，孩子的笑灌注进去，孩子的可爱定格为一种永恒！

从此，盐婆的生命里多了一些色彩，多了一些内容，多了一些牵挂，增添了许多意义。

夜里，盐婆回到山洞里睡不着了，她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张婴儿的笑脸，总是回味着婴儿那特有的气息。她按捺不住情感的冲动爬起身要下山去看婴儿，天上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，四处黑黑的。她摸出两块石头，嚓嚓嚓地打着，打了半天才打出火花，点燃松树皮。然后关上山洞的门打着火把下山去了。

夜深深的，四处静静的。

盐婆走到竹林边停了停，她知道女人家里有一条狗，她从柴堆里抽了一根桑条，用来抵挡狗的袭击。桑条刚拿在手里，狗就发现有人了，猛然从竹林里冲过来朝着她狂吠。盐婆对付狗非常有经验，狗靠近的时候她用桑条打它，狗远一点时她捡起石头打它。狗知道遇着对手了不敢靠近，只有远远地站着虚张声势地乱叫。盐婆走到女人的草房前，敲打着女人的门。许久屋里才响起

一声微弱的声音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朝盐婆袭来，她推开篾门冲了进去。

屋里没有灯，盐婆带的松树皮已经燃完。她摸索着往女人的床边走。

屋里四处黑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分外地活跃，它扩张着，它飘浮着，它流动着，它弥漫在整个屋子里，布满阴霾，企图要毁坏一切，企图要摧毁一切，企图要吞噬一切。

女人拉着盐婆的手虚弱地说：“妹……妹妹，你……是老天派来的吗？我……快不行了……我大……出血了，我流了一天的血，我身上的血快流干了。”

盐婆急了，盐婆说：“那可怎么办？我去帮你请郎中吧。”

女人拉着盐婆的手不放，说：“没用了。妹妹，我求……我求你一件事，你搬……搬下来住在我家里，把我……我的孩子带大。这孩子的命太……太苦了，我把他交……交给你，我就……就放心了！”

盐婆流着泪答应了女人。

女人说：“你带着他……他就是你的孩子了，他还没有名字，你给他取个名吧。”

盐婆说：“就叫他山子吧。”

女人说：“山子。真好听的名字。”

盐婆说：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
女人说：“我的命……命数已尽，观世音菩萨都救……救不了我。”

盐婆流着泪，不知怎样安慰病床上的女人，不知有什么办法能止住女人的血。她走到门口，望着幽深的夜晚，突然想起有一种草药可以止血。她回过身对女人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到山上去给你采草药。”

盐婆摸黑跑回山洞，用打火石点燃松树皮，在山冈上寻找着止血的草药，找到天亮才找到。等她拿着草药回到女人的床前，

女人已经奄奄一息。

女人拉着盐婆的手说：“我把……孩子就……交给……你了！说完就断气了。”

盐婆把女人的后事处理完后，就留在女人的草房子里，帮女人带孩子，帮女人种地，帮女人喂牛。她不再捡柴，她每天都上山割草，口渴了的时候又去喝那岩缝里流出来的山泉水。

山子一开口说话盐婆就教他民谣，就教他《三字经》。山子三岁的时候就能摇头晃脑地背：
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义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。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香九龄，能温席。孝于亲，所当执。融四岁，能让梨。弟于长，宜先知。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

每当山子背《三字经》的时候，盐婆总是满含爱意地看着他。等山子背完她就拍着手鼓励他，说：“山子真行！”山子得到妈妈的关注和鼓励，求知的欲望更加强烈。

盐婆不只教山子学文化，她还让他认识各种植物，接受大自然的熏陶。山子刚满四岁盐婆就把他带上坡去，让他满坡跑。

无疑山子已经成了盐婆的命根，成了她新的寄托，成了她生命的延续。她要好好地养育他，让他成为一个人才。

有一天，盐婆把山子带到坡上去放牛，山子口渴，盐婆就带他去喝那股从岩缝里涌出来的山泉水。山子喝了很多很多，喝饱了都还想喝。

回家的路上山子还在回味那股山泉水的味道，他说：“妈妈，那水真好喝。”

盐婆说：“好喝吗？好喝以后我经常带你去喝。”

山子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妈妈，等我长大了我就把那股山泉水接到我们家里去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喝到它。”

盐婆笑了，觉得这孩子真天真。心里这么想着，嘴里却说：“好，你快快长大吧，妈妈等着喝你接回家的山泉水。”

山子骑在牛背上看见路边的柏树上有一个鸟窝，就命令牛站住，牛就停住脚步，啃路边的草。山子拉着柏树，惊喜地对盐婆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鸟蛋！”盐婆满脸是笑地伸着手去接鸟蛋。接在手里想了想，又让山子放回鸟窝。山子不愿意。盐婆说：“听话，快放回去。”正说着一只鸟儿就飞在附近的竹子上朝着山子叫。盐婆说：“快放回去，它的妈妈回来了。”山子很不情愿地把鸟蛋放回窝里。

显然山子生气了，一路上不说一句话，盐婆说：“山子，生气了？”

山子扭头看山冈上的树，看地里的庄稼，就是不看妈妈，他觉得妈妈太不理解他了，他好不容易才发现一窝鸟蛋，妈妈又不让他捡回去，真是的。八九个呢，拿回去煮了大家都可以吃。

盐婆说：“山子，你知道吗？那鸟蛋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小鸟。你不是最喜欢小鸟吗？你不是最喜欢看鸟儿飞上天空吗？”

山子噘着嘴说：“那不是鸟，那明明是蛋！”

盐婆说：“鸟妈妈会把它们孵成小鸟的。你不信过一个月来看，它们全都会变成小鸟。我们山子最喜欢听小鸟唱歌对吗？”

山子赌气地说：“不喜欢，一点也不喜欢！”

盐婆说：“山子说谎了。说谎就不是一个好孩子。每天早晨你一看见窗边的鸟儿就会笑，一听见屋檐边的小鸟唱歌你就会背《三字经》。”盐婆说着就学起山子的腔调来，学得像极了，把山子惹笑了。笑后山子说：“妈妈你又教我《唐诗》。”

盐婆说：“妈妈今天教你《论语》好不好？”

山子说：“好。”

盐婆把牛拴在一棵树上，选块平地坐下，让山子坐在自己的腿上。一字一句地教起来。山子学得很认真，很快就能背：
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温故而知新，可以

为师矣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

显然，盐婆把山子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了，一有空山子就缠着盐婆教他儿歌，教他民间小调，教他唐诗，教他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教他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。”

盐婆除了教他学《唐诗》、学《三字经》、学《论语》和《弟子规》外，还教他识字，写字。

山子小小的年纪就学了很多东西，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背：人力行，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成何人。但力行，不学文，任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，有三到，心眼口，信皆要。

山子成了一个小才子，能写很多字，能背很多唐诗，能背《三字经》和《弟子规》。山子成了大人们夸奖的对象，成了小朋友们崇拜的偶像。湾里许多小朋友都跑来和他玩，都想成为山子的朋友。白果、大田、槐花、稻花、菊花几个小朋友每天都来找山子玩，山子干什么他们都跟着。槐花更是形影不离，山子上厕所她都跟去。山子烦了，说：“槐花，你是个跟屁虫吗？”槐花不怕山子说她，仍然跟着他。山子急得捂着裤裆往屋里跑，跑回去尿都屙了一点在遮羞布上了，慌忙扯了遮羞布，从床下拿出一个竹筒如解重负地撒起尿来，尿在竹筒里欢腾着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。

山子屙完尿，裹上遮羞布，正准备出去倒尿，却发现槐花正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他。山子的脸刷地一下红了，恼火地把竹筒一摔，大半竹筒尿撒了一屋，也溅了槐花一脸。

山子还想骂槐花几句，白果和大田就在外面喊他了。他推开槐花跑了出去。槐花追上去拉他的手，他不理，槐花就往他包里塞了一样东西，然后跑过去看白果和大田套耗子。

山子把手伸进包里一摸，是两个核桃。他掏出来捏在手里朝盐婆跑去。

盐婆说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
山子说：“你吃。”

盐婆用石头把核桃捶开，一瓣一瓣的全部喂进了山子的嘴里。盐婆说：“又是槐花给你的？”

山子说：“妈妈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盐婆诡秘地笑笑说：“妈妈是神仙，妈妈会算呀。”

山子笑着，白白的核桃浆汁溢在嘴角上，浓浓的像奶。

娘俩儿正说着笑着，突然听见有人喊打火！盐婆抬起头一看，天哪，是自己家的房子起火了。大火吐着火舌，迅猛地升腾着，那势头是想吞没整个地球……

第三章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盐婆叫山子远远地站着，自己奋不顾身地奔进屋里抢东西，她把棉絮摔了出来，她把柜子搬了出来，她把衣服抱了出来。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看着她，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神。人的动作有那么快速吗？人的力气有那么大吗？短短的时间 she 就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抢了出来。

这场大火是白果和大田引起的，他们花了半个时辰套着了一只老鼠。老鼠偷吃粮食，他们觉得实在太可恶了，他们想打死它，又怕血溅在脸上。白果说：“那我们烧死这个坏蛋。”大家都点头同意。大田砍来竹子，把老鼠装进竹筒里，塞上干草，然后点燃烧起来。谁也没有想到那万恶的老鼠却带着一身的火苗钻了出来，疯了似的跑进了山子的家里。

山子家的草房烧了，没有地方住。槐花拉着山子的手，哭着要他到她们家去住。白果的父母和大田的父母都来赔罪，都请盐婆到他们家去住。盐婆谢绝了大家的好意。她不要任何人承担一点责任。夜里她把山子带回山洞去睡。

盐婆不能让山子长期住山洞，她筹划着盖新房子的事。虽然屋基是现成的，但盐婆还是请来风水先生看了看。风水先生前后